

香祖筆記 五六

服部文庫

117

78

3

香祖筆記卷五

新城王士禎貽上

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錫鬯黃俞邵借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爲冠因鈔其所安遺彙一卷以周弼伯弼汶陽彙臨江鄧林性之皇芩曲金華杜旃仲高癖齋小集附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足名家按吳正傳跋杜端父墨蹟云杜汝霖仁翁學于胡安定爲李公擇所稱其孤陵陵五子旃伯高旃仲高旃叔高旃季高旃幼高伯高登呂成公之門同時陸務

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
兩以制科薦有橋齋橐仲高占湖漕舉首與吳獵
楊長孺善著杜詩發微癖齋橐叔高嘗問道考亭
與辛幼安諸公游端平中以布衣召入祕閣校讐
季幼文亦相上下幼有稗裘集葉正則爲序人稱
金華五高伯高爲最旃子去輕此帖乃去輕手筆
蓋先大父碧溪翁之友宋末士競舉子習而杜氏
一門子孫獨尚古文章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
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淡得山谷老人筆
意要非不習而能也

白樂天論詩多不可解如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
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
萬木春等句最爲下劣而樂天乃極賞嘆以爲此
等語在在當有神物護持悖謬甚矣元白二集瑕
瑜錯陳持擇須慎初學人尤不可觀之白古詩晚
歲重複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却往往入妙
如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八月
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易而風趣
復非雕琢可及

敷水在華州東水出羅敷谷鄴注敷水又北逕集
靈宮西子過其地憶白詩亦爲之流連而不發也

明天啓時內官多購異花種子臨幸之處有紅水

仙蛺蝶菊番蘭柿之屬陳仲天啓宮詞云春風香
艷知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又云即美人蕉

南唐名臣如韓熙載孫忌王仲連皆山東人而著
述之多無如朱遵度遵度青州人好藏書高尚其
事閑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
卷漆書若干卷見鄭文寶江表志然陸馬二南唐
書皆不爲遵度立傳

予昔輯謚法考頗以一字二字爲疑讀獨孤及毘
陵集呂諲謚議初擬謚肅而度支郎中嚴郢駁之
謂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旌德章善請

謚忠肅及復駁之云文王周公晉文武功極盛而
皆謚文冀缺甯俞隨會文德豈不優而皆謚武三
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謚非古也唐興杜如
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
本謚憲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此皆當時赫赫
以功名居相位者不過一字由此觀之二字不必
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在字數則是文武成
康不如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魏安釐
秦莊襄趙武靈楚考烈也其言甚辯卒用及議是
在唐時已不知一字二字之例謂何矣

諲爲宰相而史
入良吏傳亦所

天喻

唐獨孤及至之毘陵集二十卷補闕安定梁肅所編肅後序稱門下生蓋其門人也集首有虔州刺史李舟序末有吳郡祝允明跋云是吳文定所鈔東閣本予按皇甫湜諭業一篇歷評唐人文章稱獨孤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谿壑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叙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邪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略已載之權德輿議及謚曰立言遣辭有古風格濬波瀾

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善而東方冊及之爲文可徵矣卒謚曰

憲

及位止牧守而得謚亦非常格

唐歐陽詹四門集八卷之中棧道銘弔九江驛碑材文最佳其自明誠論有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安得此離經畔道狂詩謬悠之論耶韓文公與之同時同年獨作原道原性諸篇不愧稱大儒矣

蔡卞壬人也然其作毛詩雜解頗有可取者如木

瓜詩云齊桓信義及于諸侯率懷其德不專畏其力故問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為禮孔子所以嘆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天啓中小人造東林朋黨錄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東林籍貫盜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錄諸書以媚逆璫殺諸君子與蔡京黨人之碑韓侂冑偽學之禁無異然其中亦有以小人竄入者如李清臣章惇曾布張商英之屬與溫潞諸公同列是又不可解也如朋黨錄中之顧秉謙周延儒魏應嘉馮三元點將錄中之許其孝魏應嘉郭鞏陳保泰楊春

茂同志錄中之張我續東林籍貫之郭鞏張文熙薛貞盜柄東林夥夥安其等是也

宋臞翁詩集一卷長樂敖陶孫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詩派中人而詩淡得江西之體其評詩最精嘗自云此評手書兩紙一貽莆陽劉潛夫一貽同舍朱仁叔其自貴重如此韓平原當國時題詩臨安酒家壁弔趙忠定公云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幾罹于禍亦奇男子也

句曲外史雜詩一卷元張雨伯雨著詩多拘體予最喜其絕句如凌波仙子塵生襪空谷佳人玉鍊

容不奈天寒風露早日高猶傍錦熏籠三香圖弁山南

下幽人宅萬箇長松水一瓢月到三層樓上夢鯉

魚風起駕春潮萬壑松濤鷄犬茅茨接暝煙平林如薺遠

連天急披奇句無人賞已近飛鴻滅沒邊黃子畫頗有

坡谷遺風自題云乙酉歲自春徂夏霖雨時多日

處幽篁中未有裹飯過子桑者閑弄筆研寫詩盈

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過之持去勿

示不知我者雨告

章丘李中麓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

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成杜堇為第一

等倪瓚莊麟為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

吳人頗異王弇州與之善嘗言過中麓草堂盡觀

所藏畫無一佳者而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

及宋人亦未足為定論也畫品略云戴文進如玉斗精理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

猛氣橫發加于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靚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沐倪雲林

如凡上石菖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賈浪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

宋予祠之制予昔與公友葉訥菴侍郎辯之載池

北偶談然語焉弗詳也考趙昇朝野類要云舊制

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閑之祿神宗置宮觀之職

以代之取漢祠官祝釐之義雖曰提舉主管某官

觀實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指衆爲詞
降旨則曰依乞差某處宮觀任便居住惟京師宮
觀不許外居此雖優士大夫之典而儕衣冠于道
流亦自非理

簪簪之簪有平上二讀元次山能帶簪簪全獨而
保生蘇子美松江觀漁詩擬來隨爾帶簪簪謝幼
槃嚴陵詩身前萬事一簪簪皆在青韻今小本詩
韻止收簪字誤

宋二謝無逸逸幼槃蓋皆江西詩派中人潘邠老
亦派中人也幼槃竹友集云邠老嘗作詩云滿城

風雨近重陽邠老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
今去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淒然有懷作二絕句
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詩云地下修
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却因風雨重陽近獨
立蒼茫淚一巾阿兄溫潤玉介導我友澹薄朱絲
絃只疑蟬蛻遊人世醉插茱萸若箇邊邠老詩句
至今菰苑流傳爲重陽口實而二謝同時有詩迄
無知者因識之續成一則詩話亦使邠老不寂寞
也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文雅潔楚楚有法度
不減其詩

陸放翁晚節以韓侂胄南園記爲世口實葉紹翁三朝聞見錄云有鄭棫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礮石以獻韓以陸記爲重仆鄭石瘞之地韓敗棫竟得免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張孝祥于湖集僅四卷門人謝堯仁弟華文閣直學士孝伯序之于湖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謫仙人天性倜儻勇于爲義真西山目于湖生平雖跌宕至于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每作爲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是東坡然較蘇氏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

馬等數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東坡有餘矣觀集中詩亦是學步江西尚未到後山境界遽欲上擬坡公安矣在南渡之初亦下放翁遠甚

唐衡州刺史呂溫集十卷詩二卷雜文八卷溫于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凌煙閣功臣贊張始興畫像贊及集中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思臺成臯諸碑銘皆有可傳者惟武侯廟記持論頗謬同時劉禹錫柳宗元亟稱之溫亦伋文之黨八司馬之貶以使吐蕃獨免于禍與竇羣

羊士諤共傾李吉甫而其父渭亦附裴延齡皆非長者蓋其門風如此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于詩亦能淡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游于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淡染江西派爲佳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昔人謂其工爲情語善窈窕之思觀集中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詞歌者葉記等信矣然頗類傳奇小說姚鉉槩不之錄母

亦以其誕謾不經耶至以滄寇李同捷之誅朝廷與栢耆牽連同貶實以兩河諸將之譖姑謫罰以悅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爲亞之狂躁輔耆爲惡愚矣哉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悲之

李白云興寄淡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此獨謂三百篇耳若後來韋孟等作有何興寄但如嚼蠟耳風雅中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等句後千萬世縱有能言更

從何處著筆耶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寶臣著宋都官員外郎胡克順所撰天禧中表進批答甚優五代時中原喪亂文獻放闕惟南唐文物甲于諸邦而鉉錯兄弟與韓熙載爲之冠冕常侍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入宋與湯悅即殷崇義奉詔撰江南錄至金陵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爲言諫後主文尤極悱惻讀者悲之老學叢談記常侍入汴市一宅居後見宅主貧甚曰得非市宅虧價而至是耶吾近撰碑文獲潤筆二百千可以相濟其人堅

辭亟命左右輦致之其厚德如此集外又有稽神錄若干卷子家亦有寫本

虎爲西方猛獸毛族皆畏之然觀傳記所載能制虎者不一而足如師子銅頭鐵色能食虎豹駁如馬一角食虎豹茲白出義渠國食虎豹酋耳似虎遇虎則殺之鼯犬能飛食虎豹黃腰形似鼠狼取虎豹心肝而食竹牛能伏虎生子竹中虎行過即懾伏又蝟能制虎諾臯記獬胃食虎猾無骨入虎腹自內齧虎漢武帝時西域貢獸如狸以付上林虎見之閉目不敢視或曰猛獬也五色師子食虎

于巨木之岫近見南海子象與虎鬪往往殺虎則虎之威亦僅僅耳

康熙十五年餘姚有客山行夜宿山神祠夜半有虎跪拜祠下作人言乞食神以鄧樵夫許之明晨伺于祠外果見一樵過之逆謂曰子鄧姓乎曰然因告以夜所聞見戒勿往鄧曰吾有母仰食于樵一日不樵母且饑死生命也吾何畏哉遂去不顧客隨而覘之樵甫采薪虎突出叢箐間樵手搏數合持虎尾盤辟久之虎不勝憤乃震哮一躍拔尾負痛遁去樵逐而殺之客逆勞之樵曰感君高義

盡導我至廟下既至大詬以死虎示神曰今竟何如遂碎其土偶樵一笑躍上神座瞑目而逝鄉人重為建祠額曰鄧公廟

上諭戶部蠲免山東康熙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刑部尚書臣士禎大理寺卿臣李斯義等公疏謝

恩

十月十一日 駕幸西安府閱駐防滿洲兵馬

上諭蠲免山西所欠谷草大學士臣吳璵臣陳廷

敬等公疏謝 恩

蠲免陝西四十二年以前積欠錢糧右春坊贊善

臣范光宗等疏謝

山西平定州知州劉學嘉上疏為其父劉欽鄰請
謚略云臣父某係順治辛丑科進士原任平樂府
富川縣知縣康熙十三年值孫逆延叛亂罵賊殉
節仰蒙 聖慈溫綸渚錫優贈太僕寺少卿廕子
入監讀書 特賜祭葬以小臣疊邀異數臣捐糜
頂踵難報高厚于萬一但查蘇松糧道臣馬逸姿
伊父馬璆原任永嘉縣知縣與溫處道臣陳丹赤
同時殉節屢被 聖恩優卹四十二年 皇上南
巡逸姿為父請謚仰蒙俞允臣父欽鄰死節與璆

正同幸逢 聖駕西巡誠千載一時之會用敢披
瀝下誠援例上請懇照馬璆之例一體予謚奉
旨下部議 賜謚忠節

特起前贛南道副使劉蔭樞為雲南按察使蔭樞
韓城人官給事中有剛直聲外轉註誤革職家居
至是由廢籍擢用人皆誦 知人之明云
十月蒙 恩賜內閣九卿西域蒲桃人二株臣以
尚書與焉

十二月恭領 萬壽節 覃恩誥命三軸祖父皆
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祖母母皆夫人

已階資政大夫妻贈夫人

特擢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讀汪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督陝西學政

禮部右侍郎王項齡轉左侍郎以內閣學士王九齡爲禮部右侍郎同胞兄弟也其胞弟鴻緒時爲工部尚書兄弟三人同時八座

特諭蔚州壬戌進士魏學誠改官翰林故刑部尚書象樞子也以其父居官清正故有是命

學士初無大稱唐中宗欲以寵大臣始有大學士之名五代有文明殿大學士爲宰相兼職明設華

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凡五正五品後又添設謹身殿大學士而爲六加尚書乃爲正二品

王西寧仲威

鉞

暑臆臆說說山繭一條甚悉可補

孫文定

銓

山蠶說所未及輒錄于此藥溪談記禹

貢萊夷作牧厥筐壓絲爾雅曰壓山桑師古曰山桑之絲其勒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之爲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紬爾雅又曰蠶桑繭讐由樗繭今萊陽之山繭紬蓋樗繭也按山繭即禹貢之壓絲今之山紬樗繭又別一種乃

今之椿紬也樗不才木也土人嫌其名故借名椿
取莊子大椿之義然則爾雅所云蠟桑繭即今山
桑縻絲是也讐由樗繭今樗絲借名椿繭是也

椿為臭

又記燕窩一條云燕窩名金絲海商云海際沙洲
生蠶螺臂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
肋不化并津液吐出結為小窩啣飛渡海倦則棲
其上海人依時拾之以貨又云紫色者尤佳湖海
搜奇又云出廣東陽江縣乃海燕採小魚營巢故
名燕窩

陳晉州士業

弘緒

云極喜古琴銘四句云山虛水淡

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嶢嶢能理會此段便是

義皇以上人王山史

弘緒

嘗取俞益期牋云步其林

則寥朗庇其廕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士業又云陸務觀梅宛陵別集序蘇翰林多不可
古人惟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坡公
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
者矣

宋閨秀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吾郡人詞家大宗其
集名漱玉而詩不槩見兄西樵昔撰然脂集采撫

最博止得其詩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陳士業寒夜錄乃載其和張文潛浯溪碑歌詩二篇未言出于何書予撰浯溪考因錄入之詩云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鬪鷄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白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支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功銘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厓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浚戒簡策汗青今

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又驚人興廢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奸雄但說功成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秦韓國皆天才苑中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峰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醜淡如崖西蜀萬里尚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祇能道眷齊長安作斤賣右二詩未爲佳作然出婦人手亦不易矧易安之

逸篇乎故著之

馮吉少卿五代相道之子世但知其無賴不知其頗有文學釋文瑩玉壺清話云吉凡賓僚飲讌常為不速之客酒酣輒彈琵琶彈罷起舞舞罷賦詩自謂馮三絕嘗撰昭憲太后謚議舉朝嗟服予謂此子欲學晉人作達當不減謝鎮西勝長樂老多矣可謂幹父之蠱者也

宋戚密學綸初知太和縣每常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祖先櫛沐蠟蠅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後者此與唐太宗縱囚何異近見吳江鈕玉

樵

音所記亞穡

音

事尤奇亞穡者廣東增城縣獄

卒也為人樸愿萬曆戊午歲逼除獄囚五十餘人相聚而泣亞穡問之對曰歲朝將屆邑之人父母妻子皆得聚首吾曹獨陷縲紲相見無由是以悲耳亞穡俛首良久曰無難也但汝曹勿負我眾環叩其故曰與爾輩約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畢赴獄我縱爾罪當死爾不來我當死爾來而一或不至我當死即不釋爾而吾算盡亦無所逃死等死耳何如為此一事快然而死也言已悉縱之明年新正二日囚悉至如期集者按籍呼之不逸一人

亞璫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化衆哭拜浴其體而加漆焉事聞于縣縣上巡按御史聞于朝以爲縣之獄神廟祀至今疾病疫癘禱之其應如響陸文定公耆餘雜志云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歸省呂釋械放歸如期而至又臨淄令曹攄囚陷大辟新歲問知其有父母放令歸家至期歸獄正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以必能者也然而太宗賢君也戚呂曹士大夫也亞璫一獄卒耳而能爲賢君名臣之所爲不尤異乎

宋牧仲中丞行賑邳徐間于村舍壁上見二絕句不題名氏真北宋人佳作也橫笛何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舻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歷下孫氏有別墅在濟南郡城西北十里而近其地四面皆稻塍與嵒華兩山相望園中有泉相傳趙松雪洗硯泉也一日園丁治蔬畦得石刻于土中洗剔視之乃松雪篆書二詩抱膝獨對華不注孤吟四面天風來泉聲振響暗林壑山色滴翠落

莓苔散髮不冠弄柔翰舉杯白月臨空堦有時扶
筇步溪谷長嘯袖染煙霞回竹林溪處小亭開白
鶴徐行啄紫苔羽扇不搖紗帽側晚涼青鳥忽飛
來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趙孟頫題松雪篆不多
見此石刊缺處惜為石工以意修補寢失古意今
其地名硯溪在灤口之北

康熙丙子余以祭告使秦蜀過劍州之南門外有
小廟一區方改作問之曰鄧艾廟也余謂不祀姜
伯約反祀鄧艾于義悖矣乃從來有司無昌言毀
之者何也欲賦詩正之未果後見唐人唐彥謙一

詩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
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已先我而言之矣以
此見三代之直不泯

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
秋皆柳文暢詩也六朝名句灼然在人耳目者而
其詩話謂吳興趙孟頫有句云云置之齊梁矯矯
有氣可謂眯目人道白黑而詩話類編取之亦不
注作者名氏閱之不覺捧腹當是松雪嘗書二詩
渠遂謂是趙作耳又如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是坡公古詩首四句而

朱隗撰明詩平論乃以爲陳繼儒絕句蓋亦以陳嘗書此四句而誤也又姚佺撰詩源載一詩云白日騎羊三洞遠青天捫蝨萬峰高乃宋末人詩見謝翱天地間集而不之知然如麗江木青太素軒詩不是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即宋人賀家湖上天花寺詩

謝元暉洞庭張樂地李太白黃鶴西樓月二詩同是絕唱唐人劉綺莊詩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迴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妙處不減謝李徐昌

穀洞庭葉未下一篇尤爲清警右四詩皆奇作也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近日旗下子弟競尚一書書肆價直爲之頓貴因叩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余匿笑而罷

明詩至楊升菴另闢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學者其詩如詠柳垂楊垂柳綰芳年一篇世共知之又古意凌波洛浦遇陳王鷓鴣詞秦時明月玉弓懸關山月迢迢賤妾隔湘川出關擬唐人狼弧芒角正彎環塞下曲長榆塞上接龜沙諸篇工妙天成不減前作又青蛉行寄內絕句亦絕

妙大抵皆自古樂府出益都王遵坦太平論明詩獨推新都爲性之者亦自有見

王端簡公弘祚字玉銘滇之永昌人爲戶部尚書時嘗屬余選張含愚山集余尤喜集中潁川侯祠一篇足稱詩史至結句云陰風古樹無窮恨長爲英雄弔九泉可以泣鬼神矣

丹鉛錄云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夢得柳枝詞云云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余按此乃白樂天詩詩本六句非絕句題乃板橋非柳枝蓋唐樂部所歌多剪截四句歌之如高達

夫開篋淚沾臆本古詩止取前四句李巨山山川滿目淚沾衣本汾陰行止取末四句是也白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路今重過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板橋在今汴梁城西三十里中牟之東唐人小說載板橋三孀子事即此與謝元暉之新林浦板橋異地而同名也升菴博極羣書豈未睹長慶集者而亦有此誤耶

南海鄺露湛若嶠雅有詩云峻嶺極金隣摩天見九真初見鈔本作金鄰出吳都賦後讀升菴集云

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潯
金潯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潯清渚是也潯與
鄰通今刻本作麟非

詩話類編又一條最可笑者併書之以發一噱云
唐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題詩云絕
頂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山月落一江
水僧在翠微開竹房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欲改
爲半江僧言月前有一官過此稱詩佳矣但一字
不如半字適驚問何人僧曰義烏駱賓王也勿論
二人之世遠不相及此詩乃晚唐任翻巾子山寺

詩亦非達夫作達夫又未嘗爲兩浙觀察使乃駱
既代宋之問吟樓觀滄海日矣又爲達夫改此半
江何其不憚煩耶遇宋時已稱老僧何時鍊形住
世又還俗爲官人而爲此僧熟識耶

具區志止載麴信陵投江禱雨文余讀洪文敏萬
首絕句載信陵詩三首一過真律師舊院一酬談
上人海石榴一出自賊中謁恒上人詩皆不工而
信陵篇什賴此尚存後世按信陵貞元元年鮑防
下及第以六年爲望江令白樂天秦中吟云身歿
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則

信陵卒于官未嘗遷秩審矣不知其何時陷賊豈未第以前事耶

余康熙乙巳春將去廣陵偶以公事至如臯冒辟疆襄約余修禊水繪園別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夫及宜興陳維崧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坐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湘中閣立成十章黃岡杜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如何杜曰酒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山西興縣去城十里許有一洞洞中有二小人長尺許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冬即罕出見漱石閑談此與月山叢談所記相類

徐東癡夜高士隱居系水之東蓬門晝掩惟余兄弟時過之先兄西樵贈詩云美人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余時尚少亦有句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諷之輒想見其人

吳地記云琴高宅在交讓橋法海寺西五十步又有乘魚橋郡人丁海與琴高友善共營東臯之田行田畔忽見大鯉魚長丈餘法海試上魚背凝然

不動琴高登之即飛騰冲天而去按列仙傳琴高
趙人乘鯉入涿水又有仙蹟在涇縣之琴溪溪出
小魚如兩穴名琴魚而法海自是寺名乃傳會以
爲人名鄙謬極矣因論馮驩三士事連類及之以
資盟噓

續夷堅志又載党承旨藏周亞夫印東鹿柴楫主
歷城簿得彭宣弘印臨淄農夫鄭某耕田得方十
銅印紐作九猿猴細小如豆諦視之形狀纖悉畢
備鄭未有子自此遂產九男

香祖筆記卷五終

香祖筆記卷六

新城王士禎貽上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盜發古墓視其誌
銘乃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
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
父爲燕山前衛百戶守禦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
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陞後
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叅將鎮守大同尋命
爲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北
狩洗馬嶺皆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

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勅諭提督營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正統辛酉告成特陞今爵錫誥券子孫世襲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關北原子榮孫煜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卜聚書龔善同篆予考弇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李龍眠五馬圖一卷後題云右一匹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左驥驥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驥驥院收董種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右

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六寸○元祐三年閏月十

九日溫溪心進照夜白

右止有四馬闕一

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中朝士大夫多嘆息伯時當在臺閣僅爲善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慙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殊不汲汲也此馬駟駿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爲識鞭影者也黃魯直書○余元祐庚午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于黼池寺魯直方爲張仲謨箋題李伯時天馬圖魯直顧余

曰異哉伯時貌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
魄皆爲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
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
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予瀟湘江上與徐靖國朱
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見余
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云只少此一件罪過
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漕二浙當
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汎舟
訪劉延仲于真如寺延仲遽出是圖開卷錯愕宛
然疇昔撫時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巋然獨在

徬徨弔影殆若異身也因詳叙本末且以玉軸遺
延仲使重加裝飾云空青曾紆公卷書○右毘陵
莊氏家藏

毘陵大姓朱氏蓄一古大盤盤中凹處有鴨形或
漁于湖得一銅鴨朱以賤直購之以合盤中鴨影
不爽銖黍注水于盤鴨輒浮起游泳而浴始知寶
之右見庚巳編

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
乃常熟毛扆所得江陰某氏藏本計百有四人
有乾道己丑蘭臯倪仲傳序略云予自弱冠肄業於

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頃有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故鏤版以新其傳云余按其去取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尚自有說然沈宋陳子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昫虛劉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槩不入選下及元白溫李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數子每人所錄幾餘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不近人情于此可見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為佳選則未敢謂然請以質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

白醉璫言

王兆雲著

載孟中丞者好藏墨有一挺為朱紫

陽款是南宋故物又云羅文龍墨如空青水碧珊瑚木難

兩山墨談

陳霆著

云長淮為南北大限自淮以北為北

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者曰混同江曰鴨綠江南之在蠻貊者曰大渡河皆在荒徼外禹跡之所略也

又云朋黨二字為萬世之禍始見于漢書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此

王伯厚之言也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則朋黨之說其來尚矣

又云晏子飈吟而飈啼蒼莽踟躕四顧而無人聲流光馳景却顧于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隴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春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必晉宋間文人僞作余謂此段文字不甚類晉宋間人絕似唐柳子厚劉夢得孫樵輩造語周夢到難一篇亦庶幾爾

唐人作集序例叙其人之道德功業如碑版之體

後則歷舉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勝更僕如獨孤及權德輿諸序及英華文粹所載皆然千篇一律殊厭觀聽至昌黎始一洗之若皇甫湜作顧况集序亦能不落窠臼可以爲法

文選而下惟姚鉉唐文粹卓然可觀非他選所及其錄詩皆樂府古調不取近體尤爲有見余嘗取而刪之與英靈間氣諸集刪本都爲十種竝行于世以友姜編修西溟英宸又嘗刪其賦頌碑誌序記等雜文爲一編西溟歿此書不知流落何處其從弟宸萼字友棠余門人也當訪之

王逢原吉梧溪集有過廣浦聽上人觀湖廣郎中
余闕撰書潏河化成寺碑記淮西憲僉王士點篆
額詩士點吾鄉東平人士熙懋學之弟常輯禁扁
若干卷余家有鈔本又有陳架閣錄示至正十一
年死節臣屬禿公以下十三人王侯以下九人徵
詩首云是年二月山東副都元帥禿堅里師出鄒
平縣中流矢死今鄒平誌不及載當補入之

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陳敏
政重刻陳作後序述原吉家世甚詳原吉有子掖
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

事卒官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
輅宣德中以秀才舉授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
曰顏曰孟不能歸遂僑居星子之東澗祖母黃母
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間周
伯琦汪澤民二序序言原吉初學詩于延陵陳虞
卿虞卿與柯敬仲俱事虞邵菴得其傳與有元盛
時楊范諸公齊驅惜未著其名俟載考之虞卿官
東流尹亦序云

甲申夏不雨暑酷甚偶讀鍾退谷集雜文有扇篋
銘云藏汝逸女女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

香齋筆談卷六
之能終其天年哉余感嘆其言因注其旁云殺君馬者路旁兒當下此一轉語

廣陵陸弼字無從隆萬間有詩名江都友人貽其集末有張君某爲作小傳云無從少游京師譏李西涯伴食中書投詩云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云云按陸上距弘治之世遠不相及安得以此詩屬之誤矣

鍾惺初名恬字叔靜竟陵人惺之弟也以諸生終其詩絕有風骨不肯染竟陵習氣古詩如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夢想

通侯貴意氣始得雄近體如桐新春後葉竹正午時陰皆佳境有半蔬園集惜不傳

余于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休集後云予觀龔美與陸魯望唱和跌宕怪偉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文藪多感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饗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于知道者益嘆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有與

古人暗合者錄其言以自信

余嘗欲取唐人陸宣公李衛公劉賓客皇甫湜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之文遴而次之爲八家以傳恨敏于吏事不遑卒業俟乞骸骨歸田後當畢斯志聊書此以當息壤

湖廣土司彭九霄之母有玉跳脫一隻中有一蟻歷歷分明自能蠕動又武林金編修家有猫眼寶石一枚其睛正午則如一線過午即圓陸延枝說聽云

韻語陽秋記宋大觀中吳興人邵宗益剖蚌中有

珠現阿羅漢相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遂奉歸慈感寺供養寺臨溪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者與客傳玩忽越檻躍入水中禱佛求之一索而獲右與唐文宗食蛤事相類誠不可以儒家拘墟之見求之如余池北偶談所記廣陵銀杏樹中觀音大士像則又所目擊也

余嘗觀荆浩論山水而悟詩家三昧曰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又王楙野客叢書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意在筆墨之外也嘉靖中陸浚明祭爲給事中疏糾張孚敬桂萼上

為罷二相旋以霍韜言召還陸坐是謫都勾驛驛丞林居十八年韜復有疏尉薦陸笑曰天下事壞于此輩僉人之手乃復欲以餘波汚我耶余嘗論韜平生真小人之尤黃宗羲輯明儒學案不當闕入觀浚明之言韜在當時物論可知矣洪洞范進士彪西部撰理學備考亦頗以余言為然

古今傳記如拾遺記東方朔外傳之類悉誕謾不經然未有如諾臯記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常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

報堅堅設諸方符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乘天翁車騎白龍振策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堅既到天宫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倍至此不可以欺三歲小兒而公然筆之于書豈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爾

諾臯又載妬婦津乃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聞伯玉誦維神賦自沉死武曌常過此津不敢渡先兄西樵過之有詩云解使金輪開道避斯人何減駱

賓王亦快心語也

唐張祜詩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傚傚軟舞來按
教坊記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凡
出戲日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謂之進
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餘悉讓內人如垂手羅回
波樂蘭陵王春鶯囀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又有
綠腰蘇合香屈柘涼州甘州柘枝黃塵拂林胡渭
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又有劒器胡旋胡騰等
按記中所列曲名如小秦王武媚娘皆李唐本朝
事與呂太后竝列不避忌竹枝本名竹枝子與采

蓮子漁歌子山花子水仙子南鄉子赤棗子生查
子等竝列今獨去子字但云竹枝若楊柳枝則其

本名

又有字舞
花舞馬舞

倦游錄載辛稼軒患疝疾一道人教以薏苡米用
東壁黃土炒過水煮為膏服數服即消程沙隨病
此稼軒以方授之亦效予苦疝十七年矣一日陳
悅巖相國讀倦游錄鈔以見示明日往暢春苑相
遇予曰承公惠妙方當愈宿疴又以自負相國問
何故予曰此疝辛稼軒程沙隨都曾害過正自不
惡與二公同病相憐豈復尋常人哉聞者皆為絕

倒

廣州城南長壽菴有大池水通珠江潮汐日至池南有高閣甚麗可以望海其下曰離六堂主僧某乞一聯予爲題云紅樓映海三更日石鴈通江兩度潮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之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中表答曰知兄最愛惜此句不敢奉偷憑意稍解曰猶可恕也宋初朝士競尚西崑體伶人有爲李義山者衣衫襤褸旁有人問君何爲爾答曰近日爲諸館職搏撿

故至此二事古今笑柄予四十年來所爲詩人間多有其本其爲人搏撿不少矣恐一一鶴聲飛上天亦非已有偶書之發一笑粲

王勉夫紀聞載東坡一日與歐陽公論五代史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曰韓通無傳烏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千秋公議當時坡公固已發之是謂諍子然劉壯輿作五代史糾謬以示東坡坡答以王介甫嘗謂某當修三國志某不敢當正畏如公之徒撫拾其後耳

東坡詩筆妙天下外國皆知仰之子由使北詩云

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其盛名如此然當時尚有指摘其用事之誤者予居易錄中已言之王楙紀聞又云吳人方惟浚子通絕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方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著也其狂僭至此譬螭螂轉糞語以蘇合之香豈肯顧哉

嚴滄浪云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于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流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儲光羲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曆以後其去取浚不滿意况如沈宋王楊盧駱

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昫虛縢母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大名家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歛衽而莫敢議可嘆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戶部覆江西護巡撫印南贛道徐某覆商民蕭宗章等開採鉛錫疏略云南源山係附近名山之總名庾崇二縣接壤雖山間石土產有鉛錫然地處荒僻民居寥落兼之米價騰貴有無生事地方難

必其無云云奉 旨開礦事情甚無益于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大哉 王言洞見萬里矣

浙江巡撫副都御史張泰交疏言黃巖縣民葉中吉年一百三歲請 賜金建坊禮部覆准允行朱昂梁周翰與楊億同為翰林學士時梁朱二公年老而楊甚少每輕侮之然考二公皆宋初最有文譽者而楊以後進乃敢輕侮杜詩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則子美亦嘗受惡少年之侮矣韓翊中唐詩人睂目兩邀人主特達之知晚

在藩鎮幕後生至目為惡詩詎文章者宿例宜取侮後進小生耶顧楊大年正人亦爾則不可也僧文瑩玉壺清話云開寶塔成太宗特詔朱昂撰記文成敦崇嚴重上深加嘆獎與宗人朱遵度號大小朱萬卷與弟協稱渚宮二疎又詔舉賢良昂舉陳彭年杜鎬刁衎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人况彭年實有才譽乞免召試備清問遂命以本官直史館則朱在當時物望可知又後苑宴侍臣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賞嘗請修時政記從之二公本末

如此予往見周翰所撰石敬瑭家廟碑石刻惜未購得耳後大年竟天死石介至詆爲文妖或亦少時輕薄之報耶龐文英文昌雜錄言時政記始于唐文昌左丞姚璿至宋則周翰踵之有此請也文昌雜錄云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口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按應辰官都官員外郎常書大字符于浯溪磨崖碑旁即其人也

唐宋京朝官遇令節即放假休沐又有旬休之例

文昌雜錄休假歲凡七十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日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日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授衣重陽立冬各二日上中下旬又各一日包拯奏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今後祇給假五日當時京朝官優游如此此風至明不復有矣然宋人猶謂每春花時祇于檐上見桃李何也

越中筍脯俗名素火腿食之有肉味甚腴京師極

難致偶閱安老懷幼方載製芭蕉脯蓮子脯牛蒡
脯法與製筍脯法略同錄之蕉根有兩種一種粘
者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熟去汁再以
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蕪荑乾
薑熟油胡椒等研浥一兩宿取出焙乾略搥令軟
食之全類肥肉之味○取嫩蓮房去蒂去皮用新
汲井水入灰煮浥如蕉脯法焙乾以石壓令扁作
片收之○十月以後取牛蒡根洗乾去皮用慢火
少煮勿太爛硬者熟煮并搥令軟下雜料物如蕉
脯法浥焙取乾○薤蔔鮮方薤蔔即蒔子也采嫩

花釀作鮓最為香美昔劉賓客饋白太傅菊苗蘼
蘼蘆蓴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有詩載集中

宋長安隱士高繹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
欲命以官固辭還山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
凍餒終不以困故受人餽遺閉門讀書而已右見
龐文英文昌雜錄末引處士譏种放詩且云志意
修則驕富貴道德重則輕王公惟安素無慚矣予
撰古懽錄偶遺之遂錄于此

雜錄言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
莊穆此公主賜謚之始予撰謚法考未遑考證及

此并錄之

唐宮殿皆植花柳宋植楸槐明代皆無之 本朝沿明之舊

宋初諸公競尚西崑體世但知楊劉錢思公耳如文忠烈趙清獻詩最工此體人多不知子既著之池北偶談居易錄二書觀李于田蓑菴圖集載胡文恭武平宿詩二十八首亦崑體之工麗者惜未見其全聊摘錄數聯于左零漫持白馬先生論未抵鳴鷄下客功次韻朱石牀潤極琴絲緩水閣寒多酒力微淮南長生不待爐中藥鴻寶誰收篋內書南

蕩槩遠從芳草渡華巾還傍綠楊堤中虛桐井曉寒

千乳歛茗園春嫩一旗開趙宗道江浦嘔啞風送櫂

河橋勃率柳垂隄注司馬相如賦云嬋娟粉壁已沉題鳳

字酒壚猶記姓黃人塞頡利請盟金七酒將軍歸

臥玉門關殘長樂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

家彩雲按曲青岑醴沉水薰衣白璧堂前檻蘭若

依玉樹後園桐葉護銀牀津西北浮雲連魏闕東

南初日照秦樓古別佳人挾瑟漳河曉壯士悲歌易

水秋雪色欺曹國麻衣淺寒入荆王翠被淡次韻徐

侏儒自是長三尺澣統都來直數金早睡驚鷺語

頻移枕病起蛛絲半在琴風調與二公可相伯仲
起結尤多得義山神理不具錄

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蓋唐制天子臨朝則用宮
人引至殿上至天祐二年始詔罷之是全盛之時
反不如衰亂之朝為合禮也故中宗時皇后公主
及上官昭容往往與羣臣雜坐賦詩優伶至有裴
談李老之譴可謂無禮之甚者而郎官直宿亦有
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竟不曉侍女當是何色人
也宋明已來乃為嚴重矣

本朝朝儀大朝日 駕出乾清門至保和殿稍駐

大學士學士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
起居注官于保和殿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先行
自甬道入太和殿後門出立簷下內閣東立西向
都察院西立東向然後 駕至太和殿陞座惟起
居注班殿內在諸王之後亦儒臣之極榮也

宋宰相班諸王之上樞密使班諸王下至明諸王
始不與羣臣齒列為得大體若唐宋以來皇子諸
王尹京遙領節度使之類一切罷去尤為得體迨
本朝亦然凡大朝日諸王貝勒子謝 恩者皆
拜于殿陛上與羣臣迥絕矣

呂正獻公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士大夫罕
接見惟談禪者稍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
袍日遊僧寺隨僧齋粥觀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此真可一笑也

宋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
選者唱名之後必降階謝康熙庚辰科館選庶吉
士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尚
書兼掌翰林院事韓公慕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
皆自陳奏皆得邀 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
本朝京官三品已上陞遷 命下宣 旨後即赴

後左門啓奏謝 恩仍于鴻臚寺報名候大朝日
於太和殿謝 恩已卯十一月 上傳戶部尚書
馬公齊禮部尚書佛公倫吏部尚書熊公賜履禮
部尚書張公英皆拜相戶部尚書陳公廷敬轉吏
書兵部尚書杜公臻轉禮書刑部尚書李公振裕
轉戶書予以左都御史遷刑書同日 命下大學
士伊桑阿公王公熙等于一統志館宣 旨訖隨
同赴 乾清門啓奏謝 恩此亦向時所未有也
後旬日始以吏部左侍郎王公澤弘為左都御史
則由吏部開列疏請云

徐度卻掃編云嘗見杜祁公少時手書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筆筆端楷首尾如一且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焉是時刻本書尚未盛行前輩之苦心為學如此豈後人所及

宋時士大夫為王氏之學者務為穿鑿有稱杜子美禹廟詩空庭垂橘袖謂厥包橘袖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龍蛇而放之菹也予童時見此說即知笑之語諸兄曰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今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善財五十三叅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軍耶諸兄為之軒渠

徐敦立云唐人詩集行于世者以盧數百家宋次道家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俾擇其尤者今百家詩選是也然則予前所云陳伯玉張道濟張曲江王右丞韋左司諸公之集次道家盡無之耶抑有之而見擯于介甫耶如此等著聞之集皆無之何以稱備有之而不取尚得為有目人耶

徐敦立記陳去非語本朝之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讀者陳無已也此意殊不可解去非之學杜亦予所未解也

古來相業之盛莫如北宋劉莘老謝右僕射表曰

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勲名繼踵纔五十二人可見得人命相之難乃明末崇禎十七年間拜罷遂至五十人欲不亂得乎

宋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備太師童貫少師梁師成少保楊戩餘即蔡京王黼蔡攸鄧洵武之流凡十人而宦寺居其三子昔使廣州游光孝寺觀偽南漢所造鐵塔四角有諸僧題名列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又當時崇尚宦寺士人多自宮以圖進用亂朝之舉措可笑如此

唐時有走馬應不求聞達科者傳以為笑宋亦置

高蹈丘園科許于本貫投狀乞應與唐正同名實相悖真可一噓也

古彩選始唐李邵宋尹師魯踵而為之元豐官制行宋保國者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為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其兄原父見之喜因序之而以為已作明倪文正公鴻寶亦以明官制為圖予少時偶病臥旬日無所用心戲作三國志圖以季漢為主而魏吳分兩路遞遷中頗參用陳壽書頗謂馴雅有義例也
馮祭酒具區夢跋孫觀尚書尺牘云陽羨孫老得

東坡棄婢而生尚書實坡公遺體予跋鴻慶集既
辯之矣頃又考得一事坡往陽羨憇村舍見一童
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子璠璣器童子應聲
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喜之童子即覲也然則遺
體之說益知其妄矣予跋鴻慶集惜未睹此故再
著之

南唐二徐鉉無子錯有後人居攝山前開茶肆號
徐十郎家王鉉性之常訪之鉉錯告剌具在又言
嘗見錯文集有南唐宮人喬氏出家誥今騎省集
三十卷尚完楚金集則不傳矣泰和縣白鶴觀云

有楚金書碑予以康熙甲子奉使東粵過之維舟
特訪此碑亦不復存錯謚文公

魏野詩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一篇最佳王彥
輔記其一絕亦有風致可喜城裏爭看城外花獨
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親烹歡麓
茶

劍俠傳言嘉興一囚善繩技至戲場捧繩百尺餘
置諸地將一頭擲空中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
直如人牽之後乃拋至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其
人隨繩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鳥隼旁飛遠

颺望空而失又默記載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
有人呈踏索之技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緣索而
上疾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有牌
軍白曰頃出戍曾見此等事此妖術未能遽出府
門但請闔譙門大索必獲之乃命衆軍凡遇非衙
中舊有之物即斧斫之最後至馬院一卒曰舊有
繫馬柱五枚今有六何也亟以斧斫之乃妖人耳
遂獲之

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乃爲越
地故唐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予讀吳越

春秋闔閭五年吳南伐越破檣李左傳史記亦然
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就李即檣李然
則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唐詩云
云非也

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
率詳中晚而略初盛攬之憤憤楊仲弘唐音始稍
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
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
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
爲正宗杜子美爲大家王摩詰高適夫李東川爲

名家則非是三家者皆當為正宗李杜均之為大
家岑嘉州而下為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

吳越春秋勾踐休息食室于冰厨今稱又庖厨曰
冰厨本此

余辛丑客秦淮邀笛步和

石厓秋柳

小景絕句云宮柳煙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
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袁籜菴于見
而戲余曰忍俊不禁矣

近日金華刻元陳樵鹿皮子集郡人盧聯所編刻
于明正德戊寅今邵陽縣丞會稽董肇勲重刻于

婺郡凡古賦十五首為一卷詩三卷卷首載宋文
憲公所撰墓銘董有序頗佳又云原刻有慈谿周
旋序佚去不載甲申董自秦中以卓異入京陛
見來謁以是書為贄惜未暇晤其人

香祖筆記卷六終



